



SHENGRENDEYISHUSHIJIE

● 刘锡山 著
济南出版社

王羲之的

书法艺术

圣人的艺术世界

周广璜 张伟



《圣人的艺术世界》丛书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周广璜 张伟 主编
刘锡山 著

济南出版社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刘锡山 著

责任编辑：孙凤文

封面设计：李兆虬

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德州新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4.375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29—019—2/J·2

定价：6.0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请直接与德州新联印刷厂调换)

目 录

游云惊龙千古书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1)
书艺成就	(1)
代表作品	(11)
书艺成因	(22)
王羲之的特殊作品——王献之	(33)
“二王”及其身后的境遇	(36)
历代书法家的范本	(40)
历代皇帝喜爱王羲之	(43)
“二王”书法作品遭遇的灾难	(47)

珊瑚碧树交枝柯

——王羲之的家世和人生	(50)
王氏家族始于周	(50)
羲之人生寄云烟	(56)

翰墨染史香可寻

——王羲之的几则故事	(65)
枕中秘	(65)
东床坦腹	(66)
题写“飞”字	(68)
题写“鹅”字	(68)
姥姥烹鹅待羲之	(69)

写经笼鹅	(70)
为老妪题扇	(72)
刮棐失书	(74)
张翼乱真	(74)
子敬飞白大有意	(75)
崇山峻岭曲水情	
——王羲之晚年的行踪	(77)
徙居剡中	(78)
徜徉山水	(80)
卒葬金庭	(82)
王羲之《兰亭》法书的际遇	(84)
王羲之编年	(93)

游云惊龙千古书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王羲之，我国艺术史上的一代伟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千古圣人，其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功绩之著，不啻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开国大帝。

王羲之的成就，既是对其身前的三千年的书法艺术的继承，又是对其身后的两千年书法艺术的奠基。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第一座高峰。

把握了王羲之，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中国的书法艺术。

书艺成就

王羲之，从五六岁习字，到 59 岁逝去，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书法艺术的实践和研究。不论是弱冠前后的专心文化学习，不论是出仕参政后介入政治漩涡的筹谋建策，也不论是卸任之后的游山娱水，他从未间断过对书艺的探求。

那么，如果要问王羲之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书法作品，则谁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大量的作品在 1600 年间的历次战乱中散佚销毁，也有许多作品被当世的或者后世的“王书”的崇拜者作为殉葬品埋入地下。即使如此，假若

依据历代刻帖及文献著录，作一大概的统计，数量也相当可观。

唐初褚遂良撰《右军书目》载：正书有五卷四十帖，草（行）书有五十八卷二百六十余帖。中唐以后，张彦远的《右军书目》载，计有四百余帖。到北宋末年，宋徽宗时的《宣和书谱》仅载有王羲之书帖二百四十三帖。这些当然都是很不完全的统计。仅以这不完全的统计，与历代任何一位书法家的作品数量相比，也没有谁能与之匹敌。

大约从唐代开始，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出现的最大难题是，王羲之的书作，百不存一。唐代以后，王羲之的作品，没有一件真迹，其墨迹本都是响榻的勾摹本。60年代的《兰亭》真伪的论辩，一方肯定，一方否定，是历史上争论的继续，这反映了：仅仅依赖传世的王羲之书作，来论定王书风格及其成就，是很困难的事情。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难题，我们仍可以在前人考证、整理王书作品的基础上，将那些流传有绪，而且较为真实地保留着王书面目勾摹本、刻帖，作为研究王羲之书艺的根据。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前人早有定论。南朝宋国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其书艺是“古今莫二”。这里说到的草书、隶书，在南朝人眼中，是王羲之特别擅长的书体。而王羲之所能的书体，并非只有这两种。

唐人张怀瓘所著《书议》，在排列书家名次时，分“真书”、“行书”、“章书”、“草书”四门，每门所列书家，皆见王羲之。另外，张怀瓘在《书断》中的“神品二十五人”及

“妙品九十八人”条目中，“飞白”、“八分”二门也列有王羲之。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羲之所擅长的书体有：楷书、行书、章草、今草、飞白、八分。其他书体，如金文、秦篆等，不能说他没有触及，但不是其长。甲骨文，王羲之可能没有见到。在以上诸体上，王羲之作出杰出贡献的，就是楷书、行书、草书。

楷、行、草三体，在三国时期已较为普遍地应用开来。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兼擅这三种体势，而且将楷、行、草书都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楷书

楷书体是在隶书体嬗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书体，在汉简书里我们已能见到一些雏形。在隶书盛行的东汉，楷书只在民间流行。到了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加工和提炼，形成不同于隶书的体势，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一种趋时的书体。

王羲之楷书的代表作，是《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唐朝初年，太宗广为收罗王书，三帖皆入内府，其实都是南朝人的摹本，已非真迹。

王羲之的楷书直接由卫夫人和伯父王廙传授，属于钟繇的系统。他在楷书方面的“变古形”，应该是相对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

钟繇的楷书真迹，王羲之能看到的，确有记载的是《尚书宣示表》。那是他的从伯父王导从琅邪带到建康（南京），以后又送给他的。

而我们认识钟繇的楷书风采，都是刻帖流传下来的。其代表作有《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等，是按官样书式所写的奏表。钟繇楷书还具有浓厚的隶意，特别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隶书中那种着意的翻挑、飞扬的笔势，在他的楷书里十分显著地保留着。但是，这种翻挑、飞扬的笔势，在王羲之的楷书里，已不复存在了。

作为初具规模的楷书，钟繇楷书的笔画形态，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一字之内，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规范不全，结合松散，竖短横长，状似隶书，有横张之势。这类态势，在王书中已大为改观。王书将纵向笔画，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笔内压，其他点画匀对称呼应，所以有纵展之势。

书法之妙，全在用笔。王羲之的用笔特点是：在起笔处有装饰性的按笔动作，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笔画形态匀整而遒紧，势如列阵。

在书体嬗变的时代，笔法之变必然引起笔画形态的改变，进而使字态体势上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经过这样的转变，楷书体到王羲之手里，具体的笔画形态已成规模，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也随之匀称，变横张为纵展，落落大方。

这样，王羲之就将楷书体引入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这在楷书体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至为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后完成，虽然可以认为延绵到唐朝，但其奠基人却是王羲之。

行书

与楷书一样，两汉时期，行书已在民间流行。我们从汉简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书，而且也是由隶书的实用书写逐渐发育而成的一种新兴的书体。这种书体，用笔简洁、开张，结体松动，隶味很浓。

到了东汉，行书也走入上流社会，得到不断的整理和规范。文献记载，行书集大成者是东汉的刘德升。他被称为“行书之祖”。唐张怀瓘《书断》载：刘德升，“字君嗣，颖川人，桓灵之时（146——188）以造行书著名，虽已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行书体当然不是刘德升一人所“造”。但刘德升有无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他的学生钟繇、胡昭，后来在朝野都有大名，所以后人才把“行书之祖”的美誉送给了他。

钟繇、胡昭二人虽然都学刘德升，风范却不一样，时称“胡肥钟瘦”。然而，钟、胡皆为行书立法。所以，西晋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学的就是钟、胡之法。于是，民间流行的行书，提高了地位，与篆书、隶书、楷书并列了。此后，大凡书家，无不工行书。

胡昭，字孔明。颖川人。志行高尚，不愿为官，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善隶书，与钟繇、邯郸淳等齐名。特别是函牍书，为时人楷模。但，作品无一留世。

钟繇，字元常，也是颖川人，后汉献帝时，为尚书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时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三体。因其官位长大，因此书法朝野著名。他的行押书在王羲之时，应有流

行。

晋武帝司马炎建国之初，曾策订文字，将钟繇、胡昭二人的书法定为标准体。所以，王羲之早年习字，自然不能逾越钟、胡两家范例。

王羲之比较了胡、钟二家的书法，遵照卫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习尚，还是以钟繇的行书为范本。钟繇行书的特点，大约与西晋时的《李柏文书》相仿佛，或者更为古朴些。撇捺发育不全，隶书味重，纵画短促，横画粗长，稍逞左倾的横张态势。

王羲之在早年的行书《姨母帖》中，还残留着隶书那种横平竖直的书写习惯，用笔起伏、顿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带。书写的速度较为平缓，近于匀速，风格古拙质朴。《姨母帖》还处于钟繇的行书法度之中。

王羲之后期的行书作品，风格大变，面貌一新。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平安帖》、《孔待中帖》、《频有哀祸帖》等。

这些晚年的行书书法，笔画体态都有生动的欹侧之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这欹侧之势，在结构上又是遒媚紧敛的，势巧形密，蕴藏着一种行而突止、蓄而待发的“势”和“态”，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行书中，字与字之间有起承转合的映带，似断若连。像唐太宗说的那样：“烟霏露结”。

这类风范的行书，在王羲之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因此，成了他的行书风格的主调。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一出，相形之下，钟繇的行书就显得其古、其旧了。东晋人士尚华美，时风趋新而厌旧，王羲之

新体行书成为朝野争唱的时调，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王羲之的新体行书中锋、侧锋互用，每字即见，运笔速度较为迅疾，有振迅遒劲的风神。由于笔势连贯，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更加紧密，点画的态势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异，例如捺脚，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长点状的反捺。王羲之将草书笔法引入行书，从而使行书体势具备了欹侧媚的新品格。

他的《兰亭帖》，笔法变化丰富，笔力劲健，速度匀畅，形态秾纤折衷、自然含蓄，结体冲和安详，不激不厉。他的《丧乱帖》笔速较快，跳跃摆阖，行中带草，单字相接，感情激荡，笔画劲落。这两帖，就是王羲之新体行书的代表作，成为行书的“法典”，为后人所遵循，既是后人学习行书的起点，又是人们仰止而无法企及的目标。

草书

秦末汉初，已经有草书。我们习惯说的篆、隶、楷、行、草，并不完全是文字的发展顺序，也不完全是书法书体的发展顺序。实际上，草书、行书还要早于楷书。本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还出土了大量的草书真迹，看来，草书已在汉代的朝野流行，被一些官员所钟爱。以至引起像赵壹这类正统儒士的不满，愤而作《非草书》以惊世人。他写道：

“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出烦冗，战攻并作，
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
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

他说草书的出现，是政务繁杂，攻战不断造成的，并不是

圣人的本意。

“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

他说，西施很美，由于心口痛，常常捧胸蹙眉，本是病态，愚人去学，反增其丑。赵女跳舞的技巧高超，可以腾空，可以地行。而学者不得要领，以致趴在地上无法翻身。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别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髓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失节也。”

草书一旦出现，就引起了汉代人的狂喜，学习草书，可以废寝忘食，可以不分昼夜，可以画地别壁，直写得臂穿皮破，直写得指头折断，直写得口吐鲜血，十天写坏一支笔，一月用了数定墨。赵壹认为，这样写字破坏了写字的规矩，是效颦增丑、学舞者失节。赵壹反对草书，极尽夸张之能事，但却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展示了一个道理：草书——这个书法艺术王国里的皇后——一旦出现，立即受到文人书家的顶礼膜拜，心慕手追。

汉代的草书，大多是一种较多地保留着母体隶书笔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的书写更为简便的今草。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字字独立，笔势不连贯，波挑多；后者字可与字连，随便自由，使转多。

草书在东汉末年是发展初期，到张芝时，形成一个高潮。

张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长草书，从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独步无双，故有“草圣”之称。三国两晋时期的书法家，若习草书，多以张芝为楷模，王羲之亦是这样。

王羲之也写章草，但传世的章草作品甚少，现仅存一摹榻本《豹奴帖》。在《十七帖》中，也有部分书作含有浓重的章草笔意。王羲之的章草，写得非常精美，《晋书》本传有记载：

尝以章草答庾亮，而（庾）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庾翼是征西大将军庾亮的弟弟。他从庾亮那里看到了王羲之用章草写的书信，认为“焕若神明”，深为叹伏，改变了他原来不服气的看法。

然而，王羲之在草书方面的建树，并不是旧体的章草，而是新兴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发展了的今草。

王羲之的今草书，是在扬弃章草与张芝今草书的过程中生成的。与张芝的今草相比，王羲之的使转比张芝收敛，笔势不仅仅是流畅，而且更具遒逸。虽然，王羲之笔势的连属飞移，多体现在一字之内，不若张芝那样一笔贯通三五字。但，王书所提现的笔势，是神采上的贯通，并非形质上的连属，即是唐太宗所谓的“状若断而还连”。这样，章草书体的字字独立与今草书体的流畅纵逸的笔势，这二者看似不协调的两端，在王羲之的今草书中得到了融汇贯通，别出新

貌，成为王羲之今草书体的典型特征。

王羲之的今草书，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在用笔上，“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点画的“形”与“势”，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长或短，或方或圆，都有巧妙的变化，在变化中，又能俯仰得宜，欹侧有致，长短合度，方圆中矩。字字生动、遒媚、隽逸。在技巧上，近乎绝技；在意趣上，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的代表。《十七帖》是称情疾书的尺牍，不假修饰，结构是在疾书的情状下顺势生发，随机变化。无论是笔法还是字法，又都能控制在规矩之中。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被高度地融合为一体。

王羲之书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说是“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王洽称道王羲之是“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假如没有王羲之的“俱变古形”，那么，晋代的书法仍会在钟、张的法度内徘徊。王羲之“俱变古形”的结果，是“古法尽废”而创立了新法。

因此，王羲之建树的不只是某一种风格，而是一个体系，在这个博大的体系内，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各样的书法家——古典的、现代的、唯美的、伦理的、现实的、浪漫的……都能把它当作伟大的典型，从中汲取他们各自所需要的营养。

这就是书圣王羲之的艺术魅力所在。

这就是王羲之能够千古独尊、无人匹敌的缘由。

代表作品

《兰亭序》

在书圣王羲之的众多法书碑帖中，按传统的观点，享誉最高的莫过于《兰亭序》了。千余年来，这篇临景抒情的王羲之的手笔，几乎成了书坛至高无尚的偶像。明代方孝孺说：“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因此，历史上书家都向它学习过，特别是那些书画大家们，如唐陆柬之、宋米元章、元赵孟頫、明董其昌等。历代皇帝更作为“法宝”来对待。可见，《兰亭序》的书法艺术的历史影响之深远。

《兰亭序》又称《兰亭集序》或《兰亭帖》。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古风俗为修禊日，一种欢聚水边洗涤以除不祥的活动。作为会稽郡太守的王羲之与太傅谢安、名士孙绰等四十一人，宴集山阴的兰亭，流觞作诗。王羲之乘着酒兴，用蚕茧纸、鼠须笔，写下了这篇情文并茂的不朽名作。当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少长咸集，大家兴致很高。所以字也写得遒媚劲健，连王羲之本人也大为惊叹。事后他又写过多幅，都赶不上当时所写的这一幅。

《兰亭集序》的原文是：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

盛，一觞一泳，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生死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然而，《兰亭序》真迹却在以后遭到了不幸。据说唐太宗李世民甚爱此帖，推为王书第一，玩赏一生，最后殉葬昭陵。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唐代书家的临摹本，这不能不是书林一大憾事。

通观《兰亭序》，全篇二十八行，共计三百二十四字，写来从容不迫，得心应手，使艺术风格同文字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

就文章来说，景、情、理三者，叙议相间，融为一体，以景悦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是一篇难得的记叙文。

《兰亭序》作为传统书法作品中的显赫名帖，其艺术特